

## 苍南县凤阳畲族乡顶堡村畲话韵母中的 [ɿ] 音\*

大岛广美  
中山大学中文系

**提要** 顶堡村是浙江省苍南县凤阳畲族乡的一个畲族村。本文讨论顶堡畲话韵母中 [ɿ] 音的语音特征及其成因。顶堡畲话一部分字音在入声韵尾以及 -n 韵尾之前出现 [ɿ] 音(实际音值是 [ʌ]), 变成 -lt、-ln 或 -l 韵尾。本文认为, 顶堡畲话的 [ɿ] 音是由于气嗓音而演变过来的一种过渡音, 不是韵尾的弱化或浊音韵尾演变来的。景宁畲族自治县惠明寺村畲话入声字韵母也有 [ɿ] 音, 只出现在带气嗓音的阳入字, 没有气嗓音的阴入字则没有。本文还讨论顶堡畲话的带 [ɿ] 音的韵尾跟过去学者观察到的畲话浊音韵尾没有关系, 同时不认同浊音韵尾的存在。

**关键词** 畲话、[ɿ] 音、-lt 韵尾、-ln 韵尾、-l 韵尾、气嗓音、过渡音、卷舌边近音 [ʌ]

### 一 前言

浙江省苍南县凤阳畲族乡位于该县西部的山区, 为畲族集中居住的乡村之一。顶堡村位于凤阳畲族乡政府(鹤山村)东北面约一公里处, 全村共有畲族 300 余人, 是畲族聚居的自然村(雷必贵 2005: 230)。当地的畲族人都说顶堡村的畲话和鹤山村的畲话(以下分别略称顶堡畲话和鹤山畲话)没有很大差别<sup>1</sup>。顶堡村和鹤山村的畲族男女老少都会说畲话, 由于跟汉族通婚, 以及跟当地汉族多方面的交流, 因此他们除了说普通话以外, 还会流利地说苍南县的优势方言浙南闽南话。

畲族散居在中国东南部的粤赣闽浙皖, 但各个地方的畲话在音韵上的共同点比较多, 这方面跟畲话使用地区周围的汉族方言有所不同。凤阳畲族乡的畲话也是如此, 跟浙江省南部的其他畲话以及福建省闽东地区等的畲话在音韵上有很多共同点。但是, 笔者在对顶堡村的

---

\* 本文根据 2010 年 7 月 10 日在首届广东省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学术论坛上发表的《浙江省苍南县凤阳畲族乡顶堡村畲话的 -l 韵尾》中的一部分修改的。笔者 2010 年 1 月在苍南县凤阳畲族乡以及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进行调查, 承蒙苍南县人民政府民族与宗教事务局雷顺银副局长、凤阳畲族乡人民政府钟爱琴乡长、凤阳畲族乡中心小学雷正展前校长以及各位老师、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与宗教事务局的热情协助, 以及发音合作人雷大银老师(调查时 53 岁, 顶堡村)、兰成取老师(同 56 岁, 鹤山村)和雷石才先生(同 64 岁, 惠明寺村)的耐心教授,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要提到的是雷大银老师, 他不辞劳苦, 提供了大量语言材料。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 笔者得到了导师庄初升教授的指导, 对此深表谢意。文章的错误均由笔者负责。

<sup>1</sup> 根据笔者进行的鹤山畲话调查发现, 顶堡畲话和鹤山畲话在音韵上都有一些不同, 鹤山村发音合作人的口音里没有观察到本文提到的韵母中的 [ɿ] 音。目前不知这个原因是由于地域性还是个人的发音差异造成的, 以后需要再做研究。

畲话进行调查时发现,该畲话的入声韵母,主要是在古山臻摄的入声字大部分在韵尾-t之前都出现[ɿ]音,变成-lt韵尾,还有古山臻摄一部分字的-n韵尾也出现[ɿ]音,有时变成-l韵尾。这个[ɿ]实际上是卷舌音,音值为[ʅ](为了方便起见,本文一律都记作[ɿ]音)。上述特点非常突出,跟其他地区的畲话有着明显的差异。从笔者此前的畲话田野调查结果和目前已经发表的有关苍南畲话(温端政 1991,游文良 1999、2002)以及其他地区畲话的资料来看,还不曾发现畲话韵母里有[ɿ]音。本文讨论顶堡畲话韵母里[ɿ]音的特征及其成因。

## 二 顶堡畲话韵母里出现的[ɿ]音

### 2.1 顶堡畲话的-lt韵尾、-ln韵尾以及-l韵尾的字音

顶堡畲话中的[ɿ]音主要出现在古入声字中。有的字音只读原来的韵尾,有的字有时候带[ɿ]音发出来。下面举一些有韵母带[ɿ]音的例字,如下<sup>2</sup> :

咸摄	开二: 峽kielt <sub>ɿ</sub> 开三: 涉ɕielt <sub>ɿ</sub> 合三: 法hualt <sub>ɿ</sub>
山摄	开一: 割kolt <sub>ɿ</sub> 、渴holt <sub>ɿ</sub> 开二: 瞎halt <sub>ɿ</sub> 开三: 灭mielt <sub>ɿ</sub> 开四: 蔑malt <sub>ɿ</sub> 、铁 <sup>h</sup> alt <sub>ɿ</sub> 、切ts <sup>h</sup> alt <sub>ɿ</sub> <sup>3</sup> 合一: 泼p <sup>h</sup> uolt <sub>ɿ</sub> 、末molt <sub>ɿ</sub> 、沫molt <sub>ɿ</sub> 、括kualt <sub>ɿ</sub> 、阔huolt <sub>ɿ</sub> 合二(山): 猾kualt <sub>ɿ</sub> 、挖gualt <sub>ɿ</sub> 合二(珊): 刮kualt <sub>ɿ</sub> 合三(仙): 雪solt <sub>ɿ</sub> 、悦ielt <sub>ɿ</sub> 合三(元): 发hualt <sub>ɿ</sub> 、伐hualt <sub>ɿ</sub> 、袜gualt <sub>ɿ</sub> 、掘kult <sub>ɿ</sub> 、越ualt <sub>ɿ</sub> 合四: 决kuolt <sub>ɿ</sub> 、穴hult <sub>ɿ</sub>
臻摄	开三: 七tɕ <sup>h</sup> ilt <sub>ɿ</sub> 、疾tɕilt <sub>ɿ</sub> 合一: 突t <sup>h</sup> ult <sub>ɿ</sub> 、骨kult <sub>ɿ</sub> 、忽hult <sub>ɿ</sub> 、核hult <sub>ɿ</sub> 合三(諄): 律lult <sub>ɿ</sub> 、术sult <sub>ɿ</sub> 、出tɕ <sup>h</sup> ylt <sub>ɿ</sub> 、述sult <sub>ɿ</sub> 、橘kilt <sub>ɿ</sub> <sup>45</sup> 合三(文): 佛hult <sub>ɿ</sub> 、物mult <sub>ɿ</sub> 、勿hult <sub>ɿ</sub> 、屈k <sup>h</sup> ult <sub>ɿ</sub> 、黻ult <sub>ɿ</sub>
江摄	开二: 握ult <sub>ɿ</sub>
曾摄	开一: 贼tɕ <sup>h</sup> ielt <sub>ɿ</sub> 开三: 蚀ɕilt <sub>ɿ</sub> 、极kilt <sub>ɿ</sub>
梗摄	开二(庚): 赫ɕielt <sub>ɿ</sub> 开二(耕): 革kilt <sub>ɿ</sub> 开三: 积tɕilt <sub>ɿ</sub> 、席(主~)ɕilt <sub>ɿ</sub> 、适ɕielt <sub>ɿ</sub> 合三: 疫ielt <sub>ɿ</sub>
其他:	□扔gilt <sub>ɿ</sub>

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出现[ɿ]音的韵尾实际上是-lt,[ɿ]音出现在入声韵尾和最靠近其韵尾的元音之间,与低元音相拼的[ɿ]音不太明显。出现[ɿ]音的韵尾大都是舌尖塞音-t,

<sup>2</sup> 顶堡畲话的声调有6个: 1. 阴平[43]、2. 阳平[22]、3. 上声[24]、4. 去声[31]、5. 阴入[53]、6. 阳入[3]。另外还有35调、45调(入声字)、55调和53调,35调、45调和55调都是非连调性质的变调。53调有两种来源: 一个是把苍南县闽南话的阴上字的调值借用过来; 另一个是原来的阴入字, 由于阴入字的韵尾弱化, 有时变成舒声53调。入声字韵尾的弱化不稳定, 因此入声字弱化的调值不算独立的调位。连读变调在此省略。另外, 有些字带气嗓音, 但其音有时明显出现, 有时不太明显, 因此音标上省略气嗓音的国际音标符号, 详细的情况参看第2.2节。

<sup>3</sup> “切”字在鹤山畲话中读阴入[tɕ<sup>h</sup>iet<sub>ɿ</sub>], 跟温端政(1991)的苍南畲话资料相同, 但顶堡畲话读阳入, 带很明显的气嗓音。“切”字读阳入的语言还有刘纶鑫(1999)调查的江西省修水县的赣方言, 读[dziel<sub>ɿ</sub>]。关于[ɿ]音和汉语方言的问题将在第四节讨论。

而在双唇塞音韵尾-p 里没有发现。从古音系统来看，古咸摄入声韵尾本来是塞音韵尾-p，但顶堡畲话把古咸摄的一部分字今读为-t 韵尾，鹤山畲话里的一些字音也是如此，如“法”[huat<sub>5</sub>]。[ɿ]音后的-t 韵尾不太明显，特别当元音是后元音时，韵尾很接近于[-ɿ?]，而元音是前元音如[i]时，-t 韵尾可明显听到。

顶堡畲话以及鹤山畲话古宕江曾梗摄大部分入声字今读都为喉塞音韵尾-ʔ，有一部分字带[ɿ]音韵母，其韵尾都是-t 韵尾，而且出现[ɿ]音的元音大部分都是高元音或半高元音，跟古咸山臻摄字的[ɿ]音出现情况类似。读-lt 的字如若不属最后一个音节，不读-lt 韵尾<sup>4</sup>，例如“握”字读[ult<sub>5</sub>]，而“握手”的“握”读[uʔ<sub>5</sub>]。关于调值的听感，入声字里阴入的调值 53 的降调，在有[ɿ]音的时候，其下降特征比没有[ɿ]音的时候要清晰得多，而且带[ɿ]音的时候调头比没有[ɿ]音的时候稍微低一点；阳入字韵母有[ɿ]音时，调值 3 稍微下降，变为 32 调。

除了入声字韵尾以外，阳声韵尾-n 也出现[ɿ]韵母，如(波浪线表示有时读左边的读音，有时读中间或右边的读音)：

山摄	合三：愿 ηon <sup>5</sup> ~ ηɔln <sup>5</sup> 、恨 hən <sup>5</sup> ~ hɔln <sup>5</sup>
臻摄	合一：本 pun <sup>5</sup> ~ puln <sup>5</sup> 、pul、ɿ] əmun ~ əmuln、钝 t <sup>h</sup> un <sup>5</sup> ~ t <sup>h</sup> uln <sup>5</sup> ~ t <sup>h</sup> ul <sup>5</sup> 、 滚 kun <sup>5</sup> ~ kuln <sup>5</sup> 、棍 kun <sup>5</sup> ~ kuln <sup>5</sup>
其他	生份 ɿ saŋ p <sup>h</sup> un <sup>5</sup> ~ ɿ saŋ p <sup>h</sup> uln <sup>5</sup>

带有[ɿ]音的-n 韵尾字不多，并且较多字中的[ɿ]音比入声字中的[ɿ]音微弱。从上述的几个字音来看，声调都是低调或调头低调的上声，大部分元音也都是高元音。

总的来说，韵母里的[ɿ]音主要出现在舌尖前伸的舌尖塞音-t 韵尾和-n 韵尾，有一些字变成-l 韵尾，在高元音或半高元音的后面居多。无论声母的调音部位如何，也无论是口语里使用的字音还是书面上使用的字音，上述音韵条件下都会出现[ɿ]音，因此我们可以说[ɿ]音的出现跟韵母关系很密切。

## 2.2 顶堡畲话 [ɿ] 音的语音性质

顶堡畲话韵母里出现的[ɿ]音不太明显，发元音之后，舌尖上升一些，出现[ɿ]音，然后达到上齿龈而停止(-t 韵尾)，所以可以说[ɿ]音是一种过渡音。这[ɿ]音不像北京话的卷舌音那样舌尖靠近硬腭，而是舌尖靠近龈后，不接触，稍微卷一些，实际音值为[ʃ]。如上所述，为了方便起见本文把顶堡畲话的[ɿ]音记为[ɿ]音。顶堡畲话里的[ɿ]音不在所有的入声韵尾出现，即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很不稳定。说话的不同情形也决定是否出现[ɿ]音，即用一般的音量，用正常的语速轻松地念字或说话时容易出现[ɿ]音，而大声地或慢慢地发音则不出现[ɿ]音。[ɿ]音在舌根(软腭音)声母和高元音拼合时比较明显，而且常带[ɿ]音发，如“骨”字。

顶堡畲话里带[ɿ]音字有一个特征：韵母里稍微带一点气嗓音(breathy voice)。这气嗓音在阴入字和阳入字都出现，即使同一个字也是有时能比较明显听到气嗓音，有时不明显。在最靠近入声韵尾的元音出现[ɿ]音时的气嗓音比较清晰。下面举两个例字“末”和“骨”字的语图，若严格用国际音标标注则分别为[məʔ<sub>5</sub>]和[kuʔ<sub>5</sub>]。

<sup>4</sup> 发原来的-t 韵尾的字也是如此，如“铁锈”(铁銹) [t<sup>h</sup>at<sub>5</sub> ɿ saŋ]。在末一音节以外不出现[ɿ]音的现象跟有-l 韵尾的江西省南丰县琴城镇的赣方言相同(大岛广美 1999: 7)。有关琴城话的-l 韵尾在第四节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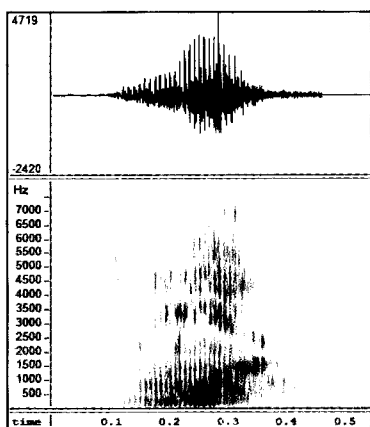


图 1. “末” [mɔ̌t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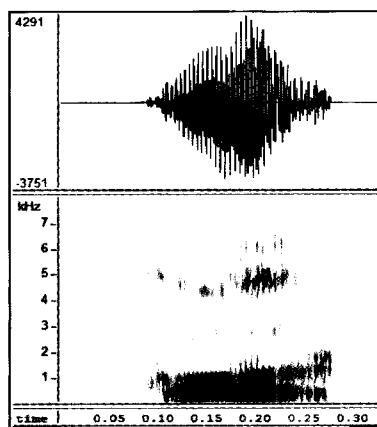


图 2. “骨” [kɯ̌tɿ]

本文的语图和声波图都用 wavesurfer 作图,所录字音的长度大致在 250 至 400 毫秒之间。图上的黄线之间表示元音[ɔ̌]或[u]变成[ɿ]音的过程,其时间极短,“末”字有 64 毫秒,“骨”字则更短,只有 37 毫秒,但听起来这两音的[ɿ]音都很清晰。两个语图里的 F2(Formant 2)的上升表示舌尖移到前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F3 的下降部分,“末”字从[ɔ̌]音的 3624Hz 降至[ɿ]音的 2447Hz,差值为 1177Hz;“骨”字从[u]音 2975Hz 到[ɿ]音 1964Hz 差值为 1011Hz,从这些语图的 F3 的下降变化也能证明舌尖具有卷起的特征,移到靠近龈后部分,[ɿ] ([ɿ])音出现。我们还需注意的是,轻微的气噪音出现在[ɿ]音部分或[ɿ]音前的元音部分,同时在音波图上可以看出出现[ɿ]音部分的音强弱一些,作为过渡音出来,也就是[ɿ]音出现于带气噪音和能量比发元音弱的音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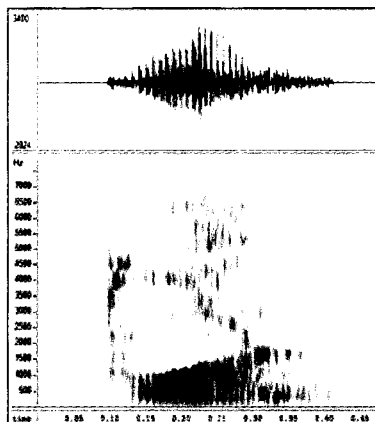


图 3. “本” [pɯ̌n]

-n 韵尾前的[ɿ]音也跟入声字里出现[ɿ]音的情况相同,即作为一种过渡音出现。并非所有-n 韵尾前都出现[ɿ]音,带高元音时[ɿ]音比较容易出现,再有就是调值开头或末尾低值时才出现,调值为 31 调的去声字带[ɿ]音的多一些。上声 24 调的调头(即 24 调的 2)上有轻微的气噪音,如“本” [pɯ̌n]([pɯ̌n])~[pɯ̌]([pɯ̌])。图 3“本”字从[u]音 3687Hz 到[ɿ]音 2458Hz,差值为 1229Hz,时间为 41 毫秒,比上面的两个例字差值大一点,但听起来-n 韵尾前的[ɿ]音没有入声韵尾前的[ɿ]音那些清晰。

顶堡畲话的韵母中为何会出现[ɿ]音呢?从上述的说明以及第 2.1 节有关[ɿ]音出现的特征来看,顶堡畲话产生[ɿ]音有两个要素——气噪音和舌尖齿龈韵尾。气噪音在喉门带摩擦出呼气,发音时喉咙紧张,舌头全体的肌肉也较紧张,因此舌头的位置跟发不带气噪音的音不同,舌位稍低稍后,舌头的中央部位稍微凹下,舌尖上升,向后卷起一些,移到接近齿龈后头的位置而不接触,便出现[ɿ],也就是[ɿ]音。气流从舌头两侧流出来,然后舌尖移到前面齿龈或牙齿后面部分(-t 韵尾和-n 韵尾)。入声韵尾-t 里出现的[ɿ]音字比-n 韵尾多,其原因也跟肌肉紧张有关,要发入声韵尾时带着喉门的紧张控制气流,同时舌位比发-n 韵尾更拉后一些,舌尖较容易靠近后面的硬腭。声母是舌根音时[ɿ]音明显,其原因也适用于该解释。

还有一个要素主要取决于-t韵尾和-n韵尾,跟它们的调音方式有关。发元音之后接着要发-t韵尾或者-n韵尾时,舌位就上升,开口度变小,舌尖前移上齿龈,紧张地控制着呼气。这个过程中口腔的气流在舌尖上升的情况下流出,更容易造成噪音,也更容易听到[l̥]音。这个情况跟发阴声韵不一样,带气嗓音发阴声韵时,没有控制呼气的韵尾,所以气嗓音的气流只是从口腔流出来,没有被阻挡,不出现[l̥]韵尾。-ŋ韵尾也是如此,发这个韵尾时得把舌体拉到软腭后面,由于舌根贴近软腭,肌肉稍微紧张,发-ŋ韵尾时不出现由于气嗓音舌尖上升的情况,气流也大都是从鼻孔出来,难于在口腔里发生噪音,因此在顶堡畲话中,古宕江曾梗通摄的-ŋ韵尾字的韵母里都没有观察到[l̥]音。

其他入声韵尾-ʔ和-p的调音方式也制约着[l̥]音的出现。发-t韵尾时,从元音到韵尾需要短暂时间,而发喉塞音韵尾-ʔ时,发元音后就能同时完成,从口腔流出噪音的时间不多,不容舌尖上升,而且跟舒声一样没有受制约的因素,因此出现[l̥]音较困难。[l̥]音在入声双唇塞音韵尾-p里不出现,其原因是发元音后双唇就立刻闭上,气嗓音的气流不能从口腔出来,因此不具备由于气嗓音而产生舌尖上升的时间。-m韵尾也是闭口韵,-p韵尾字不出现[l̥]音的原理同样适用于-m韵尾字。

[l̥]音的出现也会因元音的高低有一些差异,[l̥]音在韵母的元音部分是高元音时很明显。发高元音时开口度小,从狭窄的口腔出来的气嗓音的气流比发开口度大的如[a]等低元音时清晰强烈,容易听到舌尖卷起的[l̥]([l̥])音,这个原因跟-t韵尾和-n韵尾的情况很相似。

[l̥]音因元音带气嗓音而出现的现象,除了顶堡畲话之外,同省的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惠明寺村畲话中也能观察到,详见下文分析。

### 三 景宁惠明寺畲话的[l̥]音

笔者2010年1月到景宁畲族自治县调查鹤溪镇惠明寺村的畲话(以下略称惠明寺畲话)。惠明寺村位于史图博和李化民(Stübel, Li 1932)调查的敕木山附近,郑张尚芳和赵则玲的两位发音合作人出生地的澄照乡漈头村和东坑镇(郑张尚芳 2001, 赵则玲、郑张尚芳 2002, 赵则玲 2004)都离惠明寺村不太远。

惠明寺畲话有气嗓音,其气嗓音的程度比顶堡畲话重,非常清晰,如“杂”字音[sɔtə],声母[s-]和入声韵尾[-t]都不是浊音。惠明寺畲话的气嗓音在入声字中只在阳入字出现,阴入无论声母、韵母是什么,都不会出现气嗓音。舒声字也出现气嗓音,调尾低的阳平 32 调和去声 31 调,还有上声 224 调的调头 22(实际上的调头接近于 21 调)部分容易听到气嗓音(到了调尾 4,即声调最后面的部分就听不清楚气嗓音),跟顶堡畲话的在-n韵尾前出现[l̥]音的情况类似。其气嗓音的程度比阳入字轻得多,不注意听的话很难发觉,但这三个调类中,有调尾 1 的 31 调(去声字)元音带的气嗓音比其他两个调类更为明显,气嗓音的出现概率也高一些。从发音生理来看,气嗓音在高调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喉门和腹部的肌肉力量,因此比较难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气嗓音总是跟低调相配比率高的缘故。

笔者观察到的惠明寺畲话[l̥]音只能出现在-t韵尾之前。惠明寺畲话的[l̥]音比起顶堡畲话的[l̥]音不清晰,而只是出现很弱的、很像[l̥]的音,不带明显的卷舌色彩,而且涉及到的字很少。发音合作人发音时,有时候出现比较接近[l̥]音的发音,但很不稳定。惠明寺畲话的[l̥]音在发元音的音强不强时出来,如图4“舌”字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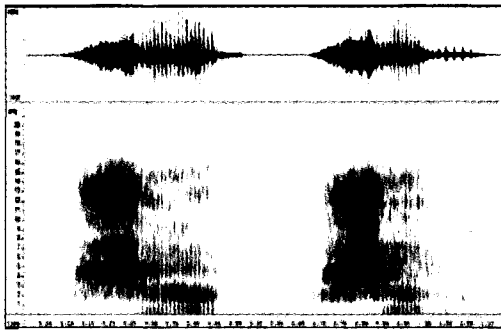


图 4. “舌” [ciɛtɔ] (左) 和 [ciɛltɔ] (右)

比较图 4 的有 [ɿ] 音和没有 [ɿ] 音的两种“舌”字音就能容易理解有 [ɿ] 音时元音变成 [ɿ] 音的时间很短，在音强很弱的部分出现 [ɿ] 音的缘故。从 [e] 音 Hz 到 [ɿ] 音 Hz 差值大约为 1200Hz，黄线之间表示 [e] 音变到 [ɿ] 音，其时间为 41 毫，从数值来看，跟顶堡畲话的 [ɿ] 音出现的情形相似，但听起来这个 [ɿ] 音比顶堡畲话的 [ɿ] 音不明显，音强弱一些，调头较低一些。

笔者观察到的惠明寺畲话里出现 [ɿ] 音的过程是：入声韵母的全体元音一定带气噪音，因有气噪音，舌尖和龈后之间产生很强的呼气摩擦。舌尖不接触龈后，气噪音的噪音从上升的舌尖侧面一下子冲过去，在发元音的时间很短，并且后面的音强削弱的情况下，从口腔出来的呼气噪音与舌头上升位置造成很弱的、接近 [ɿ] 的音。笔者进一步发现，惠明寺畲话跟顶堡畲话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听到 [ɿ] 音是在音的强弱、舌尖上升位置不同的情况下，由气噪音的噪音产生的，不是由 [ɿ] 音的卷舌色彩发音的。笔者推断惠明寺畲话的 [ɿ] 音是像顶堡畲话那样变成卷舌边近音之前的一个阶段，后来这 [ɿ] 音发展卷舌边近音的 [ɿ] 音。

综上所述，惠明寺畲话 [ɿ] 音的出现情况跟顶堡畲话有几个相同点：[ɿ] 音的出现不稳定；有 [ɿ] 音时一定要出现气噪音，韵尾的实际音值为 [-lt] 音。惠明寺畲话跟顶堡畲话一样，[ɿ] 音是韵尾最靠近的元音和韵尾之间由于气噪音而出现的一种过渡音，不是由于 -t 韵尾或 -ʔ 韵尾的弱化而出现的。上节说的顶堡畲话的 -n 韵尾里出现 [ɿ] 音字的声调大部分都是低调，这个现象与惠明寺畲话的低调里出现气噪音一致。惠明寺畲话的 [ɿ] 音只出现在阳入调不出现在阴入调的情况，也能证明 [ɿ] 音跟气噪音有关系。

从惠明寺畲话和顶堡畲话的 [ɿ] 音韵尾的音值为 [-lt] 来看，顶堡畲话和惠明寺畲话的 [ɿ] 音正是变成 -l 韵尾的动态过程。顶堡畲话的入声韵尾 -t 及舌尖鼻音韵尾 -n 的演变过程如下：

惠明寺畲话	惠明寺畲话/顶堡畲话	顶堡畲话
-Ṿ.t >	-Ṿ.lt >	-Vlt > -Vl <sup>t</sup>
(元音有气噪音)	(过渡音 [ɿ] > [ɿ] 音出现)	-Ṿ.ln > -Ṿ.l > -Vl ([ɿ] 音)

郑张尚芳和赵则玲都报告过景宁畲话有浊声韵尾，说“-b 尾和 -d 尾较浊”（郑张尚芳 2001，赵则玲、郑张尚芳 2002: 16）。笔者调查的惠明寺畲话以及东坑镇畲族居民说的畲话里都没有他们观察到的浊音韵尾，Stübel 和 Li(1932)以及游文良(1999、2002)描写的景宁畲话的调查结果也是如此。

-lt 韵尾不是只有顶堡畲话和惠明寺畲话能听到。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里，云南省元江红河傣话也有 -lt 韵尾。周耀文和罗美珍说：“韵尾 -t 闭塞时塞性不强，先带边音 -l 后才把舌尖轻轻抵住上齿龈，实际音值为 -l<sup>t</sup>。例如 fat<sup>7</sup> 读如 fal<sup>t</sup> ‘簸’（米），tho<sup>9</sup> 读如 tho<sup>t</sup> ‘脱’（鞋）。”（周耀文、罗美珍 2001: 45）那说明里头没有关于该语言有无气噪音的记述，但红河傣语的 -t 韵尾较为微弱，而且 [ɿ] 音都是出现在 -t 韵尾前面，跟顶堡畲话带 -lt 韵尾的语音特征相似。

#### 四 有-l 韵尾的汉语方言

除了顶堡畲话外，一部分汉语南方方言也有-l 韵尾。笔者 1993 年调查的江西省中部的南丰县琴城镇的赣方言(以下简称琴城话)也如此(大岛广美 1995)。如(78B 的调类表示下入):

骨 kul78B、末 mol78B、变 t<sup>h</sup>ul78B、忽 ful78B

笔者观察到的琴城话-l 韵尾的[l]音跟顶堡畲话一样，读如过渡音<sup>5</sup>，与顶堡畲话[l]音比较，琴城话的[l]音很明显，听起来跟朝鲜语的终声-ㄹ(-l 韵尾)的[l]音相近，但舌位没有朝鲜语-ㄹ那么后，琴城话的发音合作人发[l]音时舌尖稍微触到龈后。

笔者曾讨论过琴城话的-l 韵尾跟声母的强度有关系(大岛广美 1998)，那时举的字音元音都是高元音，带气嗓音的高元音和声母合并起来发出的音比一般的送气音强度大一些，其声母的强度可能跟气嗓音有关系。笔者调查琴城话时感觉到元音带的气嗓音比较重，特别元音是高元音；圆唇前元音[y]实际上读[ɣ]音(大岛广美 1995: 127)，发[i]等高元音时也出现气嗓音。气嗓音在口腔里的摩擦程度越重，[l]音越明显。另外，出现-l 韵尾与否跟发音的状况有关，若大声地发音，琴城话里不出现[l]音(大岛广美 1998: 8-9)。[l]音出现的这些特征，跟顶堡畲话的[l]音一样。看来，南丰话-l 韵尾出现的原因跟顶堡畲话和惠明寺畲话的[l]音是相同的。

除了南丰县以外，江西省北部和南部、湖北省东南部、湖南省东北部以及安徽省枞阳县和桐城县的一些方言也有-l 韵尾(因为有的资料没有调类号码和声母的记录，有的方言按照声母分为两个调类，所以本文不标调类)。

江西省北部 修水(通城县方志局 1991): 八辣-al、割则-ol、一笔-il

修水义宁(刘纶鑫 1999): 铁 diel、决 kuel

永修(颜森 1988): 盒 hol、骨 kul、杌 ul

都昌(李如龙, 张双庆 1992): 达 lal、出 dzəl

都昌阳峰(卢继芳 2007): 合 həl、撇 dzəl、笔 pil

都昌玉阶(杨时逢 1971): 热 ləl、骨 kuəl、物 vəl

铜鼓(杨时逢 1971): 发 fal、日 ləl、必 pil、骨 kuəl

高安(刘纶鑫 1999): 急 tɕil、别 p<sup>h</sup>iel

湖口(郑张尚芳 1990): 夹 kal、拔 bal、骨 kuəl

余干(杨时逢 1971): 出 t<sup>h</sup>əl

南昌(杨时逢 1971): 忽 fuəl、骨 kuəl、物 uəl

江西省南部 龙南、长胜、长宁等(郑材 1994): 甲(-)al、割(-)ol?、骨(-)ul?

湖北省 通城十里市(赵等 1948。吴宗济 1936 年调查): 达 d<sup>h</sup>al、末 mol、律 lil

湖南省 平江长寿桂侨(董为光 1987): 抹 mal、哲 təl、摄 tsəl

平江三墩(杨时逢 1974。董同龢 1935 年调查): 不-ət(l), 骨-uət(l), 日-yət(l)

cf. 平江(湖南省公安厅 1993): 不 pəʔ、骨 kuəʔ、日 yəʔ

平江(湖南省地方志 2001): 发 faʔ、割 kəʔ、铁 t<sup>h</sup>ieʔ

平江西江(朱道明 2009): 不 pø、末 mø、哲 xæ

<sup>5</sup> 笔者 1996 年 9 月 21 日在平成 8 年度日本音声学全国大会上宣讲《赣語南豊話の入声韻尾について》(关于赣语南丰话的入声韵尾)[日文]一文，说明过南丰话的-l 音是一种过渡音，其实际上的韵尾是-lt。

安徽省南部 枞阳(董绍克 1985): 字不详<sup>6</sup> -əl, -iəl, -uəl, -yal  
桐城(邢公畹 1962): 笔 pil

还有江西省上高话里[a]之后的[t]韵尾像-l 韵尾(Sagart 1989: 186)。

汉语方言里的-l 韵尾主要出现在古山臻摄的今读中。在上述出现-l 韵尾的方言资料里我们看到几个关于-l 韵尾的说明。关于湖南省平江三墩话入声韵,董同龢指出:“t 尾是变值音位,读 t 或 l 不定,大致的倾向是韵母在 y 介音后容易读 l,其他大都读 t。”(杨时逢 1974:334) -l 韵尾的出现不稳定, -t 韵尾跟高元音拼合时容易听到-l 韵尾,他调查时观察到的-l 韵尾特征跟笔者调查顶堡畲话和琴城话的-l 韵尾出现情况都一致,而且从-l 韵尾的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来看,他听到的-l 韵尾是过渡音的可能性比较大。1993 年以后出版的关于平江话的资料(如湖南省公安厅 1993,湖南省地方志 2001,朱道明 2009 等)里没有-l 韵尾的报告。

熊正辉(1995)和张燕娣(2007)调查的南昌话没有-l 韵尾的记录,但关于南昌话的-t 韵尾张燕娣说:“南昌市[-t]发音稍有不同,一般并不接触上齿龈或者上齿背,而只有舌头前伸的动作。”(张燕娣 2007: 4) 她说的-t 韵尾的发音特征是由于入声韵尾的弱化而产生的还是跟[l]音有关,根据这么简短的说明很难作出判断。笔者 1994 年在江西省龙南县调查过龙南客家话,但没有观察到-l 韵尾,这个观察结果跟刘纶鑫(2001)发表的资料一致。好像对-l 韵尾的观察,不同调查时间、不同发音合作人以及不同调查人,结果都会有所差异。上述-l 韵尾出现的情况说明: 1. -l 韵尾主要出现在具有舌尖塞音-t 韵尾的字音中; 2. 元音是高元音时容易听到[l]音的多; 3. 由于出现不稳定, -l 韵尾(或[l]音)可能是一种过渡音。虽然笔者并无调查过上述带有-l 韵尾的所有方言,但基本可以断定那些方言的-l 韵尾跟顶堡畲话的-l 韵尾不论是语音性质还是出现的特征都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上述方言的-l 韵尾很可能是从-lt 韵尾变化而来的。刘泽民讨论过南方方言入声韵尾的演变情况,他不是专门讨论-l 韵尾的演变及其原因,他推断-l 韵尾是-t 韵尾演变过来的(刘泽民 2009: 116)。这一看法是对的,但是我们在上文提到,顶堡畲话入声韵尾的-l 韵尾实际音值是-lt,而上述汉语方言里-l 韵尾的出现特征跟苍南畲话相同,这就有个具体的演变过程。跟苍南畲话的情况一样,上述的汉语方言的-l 韵尾的演变过程是: 由于气嗓音, [l]先作为一个过渡音出现,演变成-lt,之后-t 韵尾减弱,变成-ʔ,最后-ʔ消失,变成了-l 韵尾,即 -Vlt>-Vlt>-Vlt>-Vl<sup>1</sup>>-Vl<sup>2</sup>>-Vl。-l 韵尾并不是从-t 韵尾直接演变过来的。

另外我们要注意的,出现-l 韵尾的方言点正是跟江西省北部的都昌、修水、湖口,湖北省东南部的通城以及湖南省东北部平江县的邻县岳阳(湖南省地方志 2001)等能听到浊音声母的地区大体一致。江西省北部都昌话的资料里有关于-l 韵尾的说明:“l 韵尾在浊音声母音节中,带音成分明显。在非浊音声母中,带音成分弱些。”(李如龙、张双庆 1992: 14) 观察都昌话-l 韵尾出现的情况,可以说明-l 韵尾跟浊音有一些关系。声母是浊音时容易听到[l]音,这使我们联想到顶堡畲话和惠明寺畲话出现[l]音的原因是气嗓音。

曹剑芬说:“在常阴沙话里,所谓‘清音浊流’的音(即古全浊字的声母辅音)虽然已同相应古清声母字的声母辅音没有本质区别,但这类字的韵母元音的发音方式却比较特殊。这种特殊的发声方式很可能造成形容性的[ŋ]。”(曹剑芬 1987: 106) 她在结论中说,“所谓(吴语的)‘清音浊流’里的‘浊流’实际上不是声母本身音质的特征,而是韵母元音气声化的表现,它显著地体现为声调的区别性”(曹剑芬 1987: 109)。庄初升、张凌把曹剑芬说的[ŋ]看作“气嗓音”(庄初升、张凌 2010: 107)。笔者观察到的顶堡畲话、惠明寺畲话以及南丰话的元音带的正是气嗓音。曹剑芬观察的元音气化是气嗓音,就能证明曹剑芬(1987)提到的元音气化(气嗓音)跟-l 韵尾以及“浊音”的关系。

<sup>6</sup> 这里参考董绍克(1985: 61)里提到的鲍时祥《枞阳方言》(油印稿)的资料。



## 五 小结

关于上古音韵尾的构拟, 20 世纪初高本汉提出有浊声韵尾后, 几位学者也采用浊声韵尾的构拟音(董同龢 1967, 郑张尚芳 2003 等)。郑张尚芳说:“把 -p-t-k 尾改为 -b-d-g 尾, 是有根据的。……朝鲜译音与唐西北方音中舌音为常变流音, 朝鲜语是 -l, 唐西北方音多数是 -r。-d 变 -l、-r 自然要比 -t 变 -l、-r 容易些。”他还列举了自己调查的广东连山话和江西湖口话中具有浊音韵尾的几个字音作为证据, 证明他构拟的上古音系统中具有浊音韵尾(郑张尚芳 2003: 188)。假如他的看法正确, 而且存在他观察的景宁畲话浊音韵尾(郑张尚芳 2001), 那么对于从浊音韵尾到有声音 -l 韵尾的演变的说明既简单, 又有道理。但我们在第三节已经讨论过, 惠明寺畲话韵母里观察到的是气嗓音和 [ɿ] 音, 没有观察到浊音入声韵尾。

高田时雄以前曾经提出过, 从音声上来看上古音里不会存在浊音韵尾(高田时雄 1974)。现在虽然能看到不少有关带浊音声母的方言调查报告, 但除郑张尚芳和赵则玲外还没有学者表示过调查到浊音韵尾。现在我们已观察到的东南部各地汉语方言的入声韵尾都是一种唯闭音, 跟英语的 -p, -t, -k 和 -b, -d, -g 的音值不相同。从目前已知的汉语各方音韵系统以及汉语的语音性质来看, 也很难说明上古音里浊音韵尾曾经存在过。笔者认为顶堡畲话的 -lt 韵尾跟浊音韵尾以及 -d>-l 的语音演变没有关系。

如上所述, 除了顶堡畲话以外, 江西省、安徽省、湖北省和湖南省的几个汉语方言点里也能观察到 -l 韵尾, 除了在湘鄂赣皖四省交界地区较集中分布外, 其他地点亦有零散分布, 没有地理上的关联。在一般方言里很难听到的 -l 韵尾, 竟能在互不相连的各个方言区观察到。我们可以推断, 韵母里的 [ɿ] 音或 -l 韵尾的存在表明在中国南方地区有气嗓音或曾经有气嗓音, 它可以成为过去广泛能听到的发音的佐证。

## 参考文献

- 曹剑芬. 1987. 〈论清浊与带音不带音的关系〉, 《中国语文》2: 101-109。  
大岛广美. 1995. 〈南丰音系〉,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124-132, 136。  
大岛广美. 1998. 〈南豊話の入声〉[日文], 中国文化学会, 《中国文化》56: 1-10。  
董绍克. 1985. 〈试论入声 -l 尾的语音性质〉, 《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55-62。  
董同龢. 1967. 《上古音韵表稿》,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 21。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董为光. 1987. 〈湘鄂赣三界方言的“l”韵尾〉, 《语言研究》1: 49-59。  
高田时雄. 1974. 〈上古濁塞音韻尾について〉[日文], 《均社论丛》1-2: 1-8。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001. 《湖南省志第二十五卷方言志(下册)》。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汉语方言字汇》编纂组编. 1993. 《湖南汉语方音字汇》。长沙: 岳麓书社。  
雷必贵. 2005. 《苍南畲族的源流与分布》。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刘纶鑫. 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纶鑫. 2001. 《江西客家方言概况》。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刘泽民. 2009. 〈汉语南方方言入声韵尾的类型及其演变〉,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5: 113-118。  
卢继芳. 2007. 《都昌阳峰方言研究》。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通城县方志局主编. 1991. 《通城方言》。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温端政. 1991. 《苍南方言志》。北京: 语文出版社。  
邢公畹. 1962. 〈论调类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上的重要性〉, 《中国语文》1: 1-15。  
熊正辉. 1995. 《南昌方言词典》。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颜森. 1988. 〈江西方言的声调〉,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44-47。  
杨时逢. 1969. 〈南昌音系〉,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9 本下, 125-204。  
杨时逢. 1971. 〈江西方言声调的调类〉,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3 本第 3 分, 403-432。

- 杨时逢. 1974.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上册)》,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66。
- 游文良. 1999. 〈第十章 浙江畲语〉, 载《浙江省少数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少数民族志》。北京: 方志出版社, 353-399。
- 游文良. 2002. 《畲族语言》。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 1948.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上海: 商务印书馆。
- 赵则玲. 2004. 《浙江畲话研究》。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赵则玲、郑张尚芳. 2002. 〈浙江景宁畲话的语音特点〉, 《民族语文》6: 14-19。
- 郑材. 1994. 〈从语音的历时演变看赣南客家方言的分片问题〉, 载《客家纵横(增刊)》, 闽西客家学研究会, 36-42。
- 郑张尚芳. 1990. 〈上古入声韵尾的清浊问题〉, 《语言研究》1: 67-74。
- 郑张尚芳. 2001. 〈浙南畲族话的特点及其来源分析〉, 中国东南方言研讨会(于上海师范大学)。
- 郑张尚芳. 2003. 《上古音系》。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周耀文、罗美珍. 2001. 《傣语方言研究》。北京: 民族出版社。
- 朱道明. 2009. 《平江方言研究》。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庄初升、张凌. 2010. 〈贺州铺门方言的浊塞音声母〉, 《暨南学报》1: 105-110。
- Sagart, L. 1989. Phonologie et lexique d'un dialecte Gan: Shanggao.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Vol.XVIII, 2: 183-227.
- Stübel, H. von, Li Hua-min. 1932. *Die Hsia-min vom Tse-mu-schan*. Monographie des Institutes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No.VI. Nanking: Academia Sinica. (史图博、李化民. 1932. 《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六号。南京: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 The Sound [l] in the finals of the She Dialect of Dingbao Village of Fengyang She Ethnic Township, Cangnan County

OSHIMA Hiromi

**Abstract** Dingbao is one of those villages in Fengyang She Ethnic Township, Cangnan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where the She people liv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ound [l] in the finals of the She dialect of Dingbao and explores how the sound [l] came to appear in the finals of the dialect. The sound [l] (the sound is actually [l̥]) has shown in pronunciations of certain Chinese characters, in front of some *rusheng* finals and a final -n, and these finals have changed to -lt, -ln or -l. The sound [l] is a kind of glide produced by a breathy voice, and it is not one which changed from the sound weakness of the finals, or voiced finals. The She dialect of Huimingsi in Jingning She Autonomous County also has the same sound [l] as a glide, and it only shows in a final -t of some words belonging to the *yangru* tone with breathy voice which is not shown in the *yinru* tone.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finals with [l] of the Dingbao She dialect are not related to voiced finals in a She dialect of Jingning, described by a few scholars before, and it does not agree with the existence of voiced finals in the She dialects and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Keywords** She dialects, sound [l], final -lt, final -ln, final -l, breathy voice, glide[l], voiced retroflex lateral approximant [l̥]